

一 古村寒家儿

冯国璋，曾经担任过民国大总统是著名北洋军阀首领， 1859年1月7日（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四），落生于直隶（今河北省）河间县城北的西诗经村一个已衰败的地主家庭中。河间本属高阳国，到了夏、商、周时，河间又属冀州。秦统一六国后设立郡县，沿袭春秋战国旧县名设置武垣县，这就是河间县的前身。直到隋大业初年，因武垣县境介于沙河（即子牙河）寇水（即唐河）之间，改武垣为河间，一直沿用至今。河间县东邻沧州、青县，西连肃宁、高阳，南与献县毗连，北与任丘、大城接壤。河间自战国时期赵国“置都军城”，即成物资聚散的通衢和军事重镇，明清时河间又系南北十三省往来咽喉之地，被称为京南第一

府。古语地灵人杰，河间这一古县也自然是“代有才人出”。春秋时代的鲍叔牙、汉代“毛诗”传人毛萇、唐代诗人刘长卿、金元名医刘完素、近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等都可谓河间众多杰出人物的代表。

西汉时期东西诗经村原叫东村和西村，并无“诗经”二字。传说传诗大师毛亨之侄毛萇因慕河间献王刘德“历节治身、爱古博雅”，应聘作了献王的“诗博士”。献王在东村和西村附近的村庄为毛萇设立“君子馆”，传授《诗经》。毛萇与东西二村的父老乡亲相处融洽，常携些许学子到西村游览，谈诗论经。后人为表示对毛萇的尊重和纪念，就把这两个村更名为东诗经村和西诗经村，至今人们仍如此称呼。以《诗经》的主要传人毛萇曾长期在此活动并讲授《诗经》的历史传说，似可以把冯国璋的故乡诗经村视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的传播地之一，或说是故乡之一。近代官场上的人多乐在名人姓后附其籍贯或出生地名作为其称谓，如李鸿章被称为李合肥，袁世凯之袁项城，张之洞之张南皮，黎元洪之黎黄陂。冯国璋自晚清至民国历任要职，直至代理大总统，被人们称为“冯河间”也是很正常的。有人更乐于直接称呼冯国璋为“冯诗经”。李合肥、袁项城、张南皮都是在州（县）名前冠以姓而成称，在村庄名前加姓作称谓的就很少见了。人们之所以乐称冯为“冯诗经”，一方面是地以人贵，风云一时的冯国璋使其家乡小村四海九州扬名；另一方面也是冯以家乡为荣。河间一带还流传有这样的故事，毛萇曾与人游至东村正东 5

里外古洋河畔的一片荒沙之地，见一片稀疏的树林，远望树林似长于浅盆地之底，而至树林环视四外又像立于土丘之上。毛茇不禁赞之为“绝好之地”，谓此乃古沙龙盘踞地，沙龙终有腾飞之日。后来乡人即称此地为黄龙湾。待近两千年后，冯姓一支落户诗经村，黄龙湾竟成了西诗经冯氏的祖坟。冯国璋临死前曾叮嘱家人一定要把他葬到这块坟地里。至今有些相信风水之说的人仍说冯国璋之所以能当上大总统，就是坟处旺地之故。用风水解释家族兴衰当属妄言，但冯国璋在世时确实有浓厚的乡情，而家乡淳朴的民风对其一生也不无影响。

对冯姓的来源，早有人做过考察，系源出毕公。“夫毕公周文王之长子，封于冯地，故姓冯。”冯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很出过几个有名的人物，如汉光武时冯异称为大树将军，明太祖时冯胜称为宋国公。而据冯氏家谱载，河间诗经村冯氏一族系明永乐年间因江苏、安徽大旱北徙而来，到冯国璋出世（1859年）已约有450年光景。明末清初冯氏家谱历兵火两次已成残章断节，冯国璋地位显赫以后，于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重修家谱，因前世无考，以迁入诗经村第三代冯禄为本支一世始祖，修成《冯氏壹支家谱》。冯国璋的祖先在这四百多年间虽未曾大富大贵，但也逐渐发达起来。九世祖弟兄三人，长兄冯大任曾任武德骑尉，次兄冯清任为廩贡生，三弟即冯国璋的曾高祖冯克任是太学生，此后二代曾祖冯敬修为贡修生，祖父冯丕振是太学生。

经十余代耕读，冯家成为诗经村首富，形成当年左近闻名的

冯家四大院，即东西南北四院。正西院冯从善、正北院冯响平、正南院冯丕振、正东院冯志桥。其中以冯从善、冯响平最富，各有土地六、七百亩，骡马成群，砖堂瓦舍，长短工不下几十人。冯丕振次之，有地三百余亩。最差的冯志桥家，也有土地二百余亩。冯丕振仅有一子，即冯国璋的父亲冯春棠。冯春棠青少年时代秉性刚直，脾气古怪暴躁。他秉承祖意，勤奋好学，锐意科举，但在一次岁试^①考场中正要交卷时，被另一名考生污损了试卷而引起殴斗，被主考除名，从此一蹶不振。不仅废弃学业，也不事农商，终日游手好闲，嗜酒滋事，把一份颇为殷实的家业给折腾败了，到冯国璋出世时，家境已日趋艰难。

所幸冯国璋有一位通达贤良的母亲。冯国璋的母亲是河间十里铺孙申如之女孙钗。冯春棠自岁试受到考场刺激后自甘堕落，她虽经常耐心规劝，但未能使丈夫重新振作。好在她精于女工，勤俭持家，尚能勉强支持家门，几个儿子才未因家境窘迫而废辍学业。冯春棠与孙氏共生 4 子，长子佩璋，次子蕴璋，三子琥璋，四子国璋。老大佩璋天资聪敏，早年也曾锐意功名，1877 年（光绪三年）“恩贡考充八旗官学教习”，是乡里有名的刀笔手，家业衰落后常年经营戏班。老二蕴璋，字达廷，相貌堂堂，学业亦较优。1873 年考取拔贡后，候选为州判。老三琥璋，字汉符，文庠生。后以教书为生。冯国璋行四，乳名四儿，生得身

^① 清代，各省学政每年分临府、州、县举行选拔生员（即秀才）的考试，被称为岁试。

材小巧，自幼聪明乖巧，深得父母和乡亲喜欢。关于冯国璋的出生，河间乡里还有一段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。其母临产前夜曾梦到一个明亮的大星星飞入她的怀中。冯春棠为此十分高兴，认为此子是星宿下凡，将来必主大贵。在给四儿取名字时，冯春棠引经据典，颇费了一番脑筋。璋字是从族长处领来的派字，况三位兄长已用，当然不能变更。于是着重在第二个字上作文章，思来想去在寄望儿子封侯拜相思想的支配下用了“国”字。

冯国璋五六岁时即开始随父母识字。7岁入本村私塾（设在东诗经村）就读。开蒙伊始学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幼学琼林》等，后以“四书”为主要教学内容。冯国璋学习颇为刻苦，所学篇目大都能过目成诵，字也写得工整，深得教师和乡亲的好评。一次他因家中无柴，旷课到林里拾柴，但一边拾柴一边捧读，为私塾先生所见，感慨万千，料定此子他日必有出息，对他颇为偏爱，不时以柴米接济冯国璋家。

冯国璋在私塾念了大约5年，师长亲友大都认为他知书达礼，日后仕途有望。冯家父母望子成龙，也就不顾家境困窘，又把国璋送到其外公家所在地三十里铺毛公书院去读书。这一时期，是冯家家境最为困窘的时期，荒年常不能自给。冯国璋读书，在衣食上得本村亲朋师友相助颇多。他能够去三十里铺毛公书院读书，则多亏了他外公孙申如。冯国璋的外祖父家原是当地有名的财主，不过到冯国璋幼年时也逐渐败落。但是当时比冯国璋家的境况还略好些，在河间北部仍可称殷实人家。冯国璋在毛

公书院读书，平日可到外公家或一些亲戚家吃饭，伙食比自家好些，但也因此常遭白眼。荒年旱日冯国璋的母亲上娘家借粮，也常遭其兄弟的冷遇，甚至有时发生争吵，因此导致两家不睦。这世态炎凉也是刺激国璋刻苦攻读，以求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二 屡试不第

冯国璋 12 岁入毛公书院就读。毛公书院的课程比诗经村的塾堂要深广得多，除经书以外，还有《史记》、《纲鉴》、射、御、数等。冯国璋好读史书，《史记》“世家”、“列传”等他读过多遍。除历史外，冯还喜欢算学。毛公书院虽然座落于河间的一个乡镇，却有一位当时堪称“数学大师”的著名学者白广川先生在此教算学。白广川（1815 - 1900 年）字文波，是河间县城里有名的白三圣人（因他弟兄三人，排行老三）。他虽生于科举时代，却在其父白品一影响下，憎恶八股文，酷爱算学。当时的“百钱百鸡”、“百马百瓦”一类的难题从来难不住他。白家富有，且藏书颇丰，包括一些西方算学书籍的译本。白广川自幼不愁生计而又天资聪颖，有条件博览群书，勤奋钻研。成年以后，在算学方面已有很深造诣，河间知府王守坤亦曾赠其一匾，上书“数理精

深”。有资料载他曾先后著有《初学易解》、《九归算法》和《添元》等数学专著，当地传说，这些著作后来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^①后来，冯国璋在入北洋武备学堂后，尚能回河间参加岁试，以“通晓算术”被取为附生案首，就在于他已在毛公书院打下了算学基础。此后，冯能独立编纂和审订兵书，亦得益于其有“明算”之能。

冯国璋在毛公书院学习 4 年，在经史与算学方面下了不少功夫。1875 年毛公书院举行考试，冯国璋成绩名列前茅。由于读书刻苦，又能尊敬师长善待学友，得到书院老师和学友的好评。尤其是主授经史的吴震先生，特别喜爱他，认定其日后前程远大，便把亲妹妹吴凤许配给了他。

冯国璋虽寒窗苦读，却是“文童屡试不得志”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得从清朝的科举制度说起。在清朝，没有考秀才或考了未中的学生叫童生，这是指一般县城以下的读书的学生。在府县读书而没有取得参加乡试资格叫庠生。通过岁试并有乡试资格的叫生员，通称秀才。秀才里比较优秀的，府州县学推举到国子监最高学府读书的叫贡生，也叫拔贡。当拔贡不仅成绩优秀而且还要长得年青漂亮，所谓“黑、大、疤、麻、胡”的都不能选为拔贡。而按时发给银子粮食补助的秀才叫廪生。本来一般学子，

^①笔者曾在一些图书馆查阅这些书，未曾查得。

只要熟读五经四书，通晓一些写应景八股文^①的技巧，考个秀才不成问题，冯国璋偏偏对搏取功名的敲门砖——作八股文，并不十分在行。据（清史稿）载：“有清科目取士，承明制用八股文。取四子书及易、书、诗、春秋、礼记五经命题，谓之制义。康熙五十二年，以主司拟题，多取四书、五经冠冕吉祥语，乾隆四十七年令考官予拟破、承、开讲虑字，随题纸发给士子……”而毛公书院主讲经学的吴先生却一味令学生训诂，死记硬背、寻章摘句，在指导学生写作八股文上却没有下大力气。清代府县一般三年举行一次录取秀才的考试，1875年冯国璋于毛公书院毕业时恰逢河间岁试，于是他首次下场应试。此次岁考题目为“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”，是（论语）中的一句话，冯国璋虽对经书上有关文字背得滚瓜烂熟，破题、承题都没问题，但是要就命题发表议论，却怯于平时缺少训练，不知如何下笔，只好东拉西扯，旁征博引。排比、对偶的文字也写得不好。八股文章重在形式，冯国璋自然是名落孙山，而另有些很少文史知识的文童却考中了。

冯国璋岁试不第，父母师长并未对其失望，吴先生更是在自责的同时为弟子大鸣不平。这一年冯国璋娶了吴先生的妹妹凤姑娘。吴家生活较富裕一些，对冯国璋在生活上能有所接济。而凤

^①八股文由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等部分组成。破题二句，即说破题目要义。承题是按破题继续说明题义。起讲是概括全文，为议论开始。入手为入手之处。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这四个段落，方为正式发议论处。中股为全篇重心。这四个段落中，每一段都有两股相对偶的文字，合共有八股，故称八股文。

姑娘也是一位贤慧持家的好媳妇。婚后，冯国璋的生活较为安定，学习亦更加勤奋刻苦。不过他偏爱的仍是史书传记和算学。三年之后，冯国璋 21 岁，再下岁考试场，又因题目偏怪而落榜。屡考不中，使冯国璋深感仅靠在家自学实难仕进，便寻机再到更高级的学府求学，但苦于家贫，无力筹措盘缠与学费，一时难以实现。直到 1881 年，他得到了堂叔冯甘棠的资助，才得以赴保定入莲池书院又学习二年。

三 投笔从戎

冯国璋于 1881 年冬入学保定莲池书院。1733 年雍正发布上谕，令各省建立省级官办书院。直隶总督李卫召集有关人员合商，创办“直隶书院”，院址选在莲池，是以建成后，取名为“莲池书院”^①。莲池书院当时可称直隶最高学府。其所开设的课程，除《圣谕广训》、《大清律例》、四书五经之外，经、史、子、集均广为涉猎，后来又添设英、日语等。当时书院院长为很负时望的著名学者黄彭年。冯国璋在莲池书院就读期间，吴汝纶、黄彭年、张裕钊、何秋涛等名士曾先后在书院任教。吴主讲经学，

^①后这座书院改为贵胄学堂，1890 年前后又改为将弁学堂。

黄主讲考据学，张主讲文章章法，《朔方备乘》的作者何秋涛则主讲史地。何秋涛是中国近代少数对北方地理有研究的学者之一，他的著作对日后冯国璋随聂士诚考察东三省边境地区大有帮助。

莲池书院每年正月招生，不问考生是否已取得秀才或举人资格，凡通过书院入学考试即予录取。冯国璋于 1881 年 12 月来到书院，先跟班随读，次年春通过考试才正式入学。书院无固定学制，因岁试乡试均三年一度，一般修业期为三年。学生由秀才考中举人，或由举人考中进士就算毕业，没有考中者如财力无碍还可继续就读，或由院方量才委以适当的职务。这种书院对家境宽裕，不愁生计的士子避开家务琐事，为求取功名安心攻读是很相宜的，而对冯国璋这样的寒门子弟并非理想场所。读了一段时间，堂叔资助的钱就用完了。此后，冯国璋靠着帮助书院管理住宿、图书、膳食等一应杂事，领取一些报酬，又坚持了一段时间。此时冯国璋已有两个儿子，家境艰难，实在难以维持学业，只得于 1883 年辍学回家。

冯国璋在莲池书院虽然仍未能掌握写八股文的诀窍，但眼界大开，见识与才干亦增长不少，为日后从其它途径进身发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，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，资本主义列强加紧掀起抢夺殖民地、分割世界的高潮，而地域辽阔，国力衰微的中国即成为列强争夺的主要目标。七八十年代中国的东南、西南和西北边疆几乎同时发生外

国侵略的危机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一些在科举道路上不得意的士子产生了弃文从武，在疆场上拼个出身的想法。在莲池书院的后期，冯国璋埋头于兵书战策的钻研上，对院方指定的经史策论也下了一番苦功。同时他也注意联系同学，打听局势动向。

曾国藩死后，李鸿章成为清廷最为倚重的汉族大员，两次出任当时最显赫的职务—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李督直后，所统淮军也相继调防直隶。冯国璋有个本家爷爷冯士埭自 1870 年考中举人后，等候选官多年未得，便由朋友介绍到天津小站一带驻屯的淮军盛字营任文案。冯国璋自经济困迫辍学归家后，正为科举屡试不第而苦恼，闻听叔祖冯士埭已投奔淮军的消息，深感这未尝不是一条出路，又听到清廷命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和电报学堂，加之自己对兵书战策素有兴趣，便决心在文人投军致仕的路上再尝试一番。1884 年末，他告别父母妻子，只身去津门投军。从此冯国璋便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，这也是他一生中时来运转的起点。

在天津小站驻屯的淮军原由淮军老将周盛传统帅，所以被称盛军。周盛传字新如，安徽合肥人，1887 年被提升为湖南提督。冯国璋投军之前刚刚去世。这支盛军三千余人，驻防在大沽、小站一带十余载，一面练兵一面开垦稻田，为后人留下了优良稻种——“小站稻”。冯国璋投资到盛军营时，其首领为刘祺，与冯国璋的叔祖冯士埭相处甚洽，次年春就将国璋补入营内。冯国璋在营中一有空闲就到叔祖室中读书，尤为注重学习军事知识。冯

国璋此次投军的机会赶得很好。就在这年 6 月，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所专门的军事学校。其规制大体模仿西洋陆军学堂，聘用德国人为教官。教学内容有天文、舆地、格致、测绘、算化诸学，炮台、营垒诸法，演习马队、步队、炮队及行军、布阵、分合、攻守诸式，并兼习经史文义。在李鸿章等指导下，北洋武备学堂虽也吸取一些西方军事教育方法，但在思想上仍是灌输忠君尊孔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观念，并对学生思想严加控制。

武备学堂获准开办后，最初暂设于天津水师公所内，淮军各营奉李鸿章之命向学堂选送学员。李鸿章原来设计主要召一些淮军中的低级军官即弁目们入校学习，但淮军弁目多目不识丁，难以教学，后又添加规定：文员愿习武者亦一并录取。盛营统领刘祺早已从冯士处得知冯国璋读书多年，虽未取得功名，但已略通文史。后又亲自与冯国璋接谈数次，印象甚佳，认为他不仅知书达礼，而且为人勤恳。因此当刘祺接到选送武备学员的命令后，便援“文员愿习武者一并录取”规定，把冯国璋的名字报了上去。1885 年 9 月，冯国璋由盛字营学兵成为武备学堂一期步兵学员，同期同学有段祺瑞、梁华殿、王士珍、王占元等。冯国璋成为武备的首批学员，为日后立足于军界铺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。天津武备学堂的学制，最初定为一年，后因教学时间过少，完不成所设课程，又延长年限。第一期学员自 1885 年 9 月至 1886 年初陆续入校，于 1889 年 7 月方毕业，为时约 4 年。备尝

贫困和科举不第之苦的冯国璋特别珍惜在武备学堂的学习机会。因在入武备学堂前已通晓文史，入校后他特别注重学习有关军事诸学，如天文、舆地、格致、测绘和西方的军事学理论。此外，对其它术业课程，如行军、布阵、攻守和设营垒炮台等科目也都认真学习演练。由于其学习十分用功，各科成绩皆优，因而深受中外教员好评，与同期炮兵科学员段祺瑞并称“武备双秀”。

冯国璋虽身在军校，但由文童出身兼之又苦读诗书多年，亦不甘心完全放弃科举。因此，在武备期间不废文事，利用课余之暇苦学备考。此时清廷对岁试已进行了一些改革，考试内容以策论为主又加入算学一科。1888年2月，冯国璋乘学堂放年假之机回河间参加岁试，一试而捷，跃然榜首。武备学堂的学员多为行伍出身，在冯国璋之前还无人在文试中获得功名，因此连时任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都高兴地连声赞叹：“不得了，武校出文生矣。”不由对冯另眼相看。但冯国璋对八股文终不得要领，年底应顺天乡试，又名落孙山。于是只好重返武备，从此不再作科举之想，一心埋头于军事。

1889年2月，冯国璋之父冯春棠病故，他迅即请假回乡奔丧。此时冯家境况仍未好转，而冯国璋已是三子一女的父亲。经冯氏四兄弟反复商议，丧事未敢大举，只好暂买一副薄棺，“厝枢宗祠中”，待日后家境好转时再重修宗祠，择地厚葬。

1889年夏，冯国璋参加武备学堂毕业考试，名列前茅。学堂的中外籍教员早已看中冯国璋的踏实干练，口才亦佳，文史、

术科各科成绩屡屡优秀，遂将冯留校任教。任教后，冯国璋早起晚睡，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。他主授步兵科课程，不仅讲授清楚，而且态度认真。他对上仍以学员自居，对下则深谙学员之急需，因此颇受师生好评。但冯国璋内心亦有苦恼。如前所述，入军校前，他已去淮军军营混迹，深知清军将领历来只倚军功升级发达，作教习难有前程，因而他一面认真执教，同时也留心寻找适当的出路和靠山。

四 聂军帐下 才干初露

冯国璋在天津武备学堂任教习本是胜任有余的，而他不甘仅任教职，一心想升官发达，出人头地，因而急于脱离军校。冯国璋耳闻淮军名将聂士诚治军有方，驻兵芦台。冯遂经过一番活动，于 1893 年夏，转到聂士诚帐下充当幕僚。

聂士诚，字功亭，安徽合肥人，武童出身。早年投入淮军，曾参加镇压捻军和太平军余部，累升至总兵。当时，聂士诚和叶志超率热河、奉天、直隶之清兵，大本营设于芦台。

冯国璋步入聂士诚幕下不久便逢一良好的机遇，使自己的才干得以施展。1893 年秋，聂士诚奉李鸿章之命，率队考察东三省边境地区。此行除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外，还需测绘军事地图。

聂以张祖佑主任测量，以鄢玉春主任测绘，冯国璋因在武备期间考取过秀才，有“武校文生”之誉，且又年纪相当，老成持重，故任命他专主注说。1893年10月21日，聂部考察队100余人从锦州开始勘察测绘。此行历时大半年，往返二万余里，登山涉水，战雪斗霜，历尽艰辛，对所经山川、河流、口隘，尤其是兵家必争之地均以新法绘制成地图，由冯国璋附以文字说明，与其他勘测考究所得汇编整理，编成《东游纪程》一书。^①冯国璋在考察中任劳任怨，对所主注说之职认真负责，一丝不苟，在编书工作中亦发挥了很大作用，聂士诚对其甚是嘉许，回军后，遂把负责筹办军械与粮饷的重任委任于冯。

此后不久，冯国璋再次得到表现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踏实的作风的机会，这就是随聂士诚率部赴朝参加甲午战争。其实，聂士诚随叶志超率功字营一部开赴朝鲜，本来不是为与日军作战。公元1894年（旧历甲午）1月，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，起义迅速向全国蔓延。朝政府无力镇压，遂要求清政府出兵“代戡”。开始，负责对日交涉的李鸿章不知日本有何打算，对是否派兵入朝还有些犹豫，但后来得其心腹，时任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的全权代表袁世凯的密报，“日人盼华速代戡”，且“似无他意”的报告后，便匆忙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淮军一部入朝。其实日本早就蓄意伺机吞并朝鲜，早在1884年，日军便

^①该书由聂士诚署名刻印。全书共4卷。卷1、卷2为《日历》。卷3为《图说》，卷4为《东三省韩俄交界道里表》。

与驻朝清军有所冲突，此次朝鲜发生动乱后，日方极力怂恿中国出兵，就是想把中国拖入他们精心设计的战争陷阱，进而为进攻中国寻找借口。6月2日，日本内阁决定出兵朝鲜，先后在朝集结部队万余人，而聂士诚所率淮军仅2500人。李鸿章惟恐自己控制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受损，先是寄望并乞求列强从中斡旋，“调停”希望落空之后，仍抱着“避战自保”的幻想不放，甚至认为日方不会先我而动，这注定了清军此战必败无疑。

聂士诚率部于6月7日乘“图南”号由大沽口出发，11日抵达朝鲜牙山，而日军大队早已抢先在朝鲜登陆。冯国璋此次负责押粮运草。7月23日，侵朝日军占领朝鲜王宫发动政变，并攻掠清政府驻朝总理公署。25日，埋伏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的日本舰队不宣而战，突袭清军运兵船队，高升号被击沉，700余清兵遇难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。28日，日本陆军开始向牙山的清军大举进攻。这是聂军入朝后首次与日军接战，由于事先没有充分准备，只好匆忙应战。面对日军凶猛的攻势，聂部虽尽力英勇抵抗，但终是敌我力量悬殊，又孤力无援，聂士诚只好接受冯国璋的建议，放弃牙山，与叶志超合兵一处坚守成欢驿。未想叶志超怯敌，已弃城而走，聂士诚无法立足，只好又退守平壤。9月15日，日军分四路进犯平壤，清军集结2万人分路抵御激战数日。当日军总攻平壤之际，叶志超提出突围北撤，左宝贵不从，率部与日军先后激战于牡丹台和玄武门，最终不幸中弹身亡。叶志超即率军弃守平壤，仓皇西逃，狂奔数万里，直至国

境。平壤保卫战失败以后，聂部也随溃军退守奉天中朝边境，先与马金叙部共同防守虎耳山，后又退守摩天岭。在摩天岭，聂部充分利用有利地形，顽强抵抗，使日军几度受挫，并相机从日军手中接连夺回连山关、分水岭两要隘。虽然如此，清军整体上大势已去。李鸿章为保存淮军实力，一味消极避战。聂军勇猛善战，反被李认为刺激了日军扩大侵略的胃口，遂诡称京畿吃紧，把聂部调回直隶，仍驻扎芦台。这件事曾遭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怨愤，当时的一些主战派都纷纷痛骂李鸿章“诚心误国”。

在主将聂士诚带领下，冯国璋在甲午战争中也有很好的表现。他不仅克服重重困难，圆满完成为聂军办理辎重后勤的任务，并亲身参加了多次战役，身先士卒，深得主将与士兵好评。特别是在清军平壤大溃败之际，冯国璋一度与部队走失，仅率一兵一骑渡过叆河。此时参战的清军都已溃不成军，也有很多军官乘机以“走失”为名，逃离战场。但冯国璋恪尽军人职守，历经险阻，返回聂部，继续投入战场，不失军人本色。此外，在战争中，他尽己所学为聂出谋划策。当摩天岭孤军无援之危急时刻，冯建议聂在山林中多树旗帜，行疑兵迷惑敌人，于险要处设伏兵截杀敌兵。“蛇行鼠伏，时聚时散”，以游击战术，虚实并举，声东击西，致使日军疑云重重，终不敢贸然攻击，为等待援军赢得了时间。参加甲午陆战的湘淮军各部多数溃散，只有聂部屡立战功，威震辽东，主要原因在于聂士诚领导有方，但也与冯国璋“凡战术军储多资以擘画”是分不开的。当时很多知情人都评论